

沈卫威著

情·信·苦·行

# 吳宓傳

東方出版社

沈卫威著

情體苦行

吳宓傳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僧苦行：吴宓传 / 沈卫威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0  
ISBN 7-5060-1147-6

I. 情… II. 沈… III. 吴宓 - 生平事迹 - 中国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0008 号

东方出版社出版  
(100706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2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 18 元



沈卫威，河南省内乡县人，1962年2月7日生。199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任教于河南大学，1994年晋升为教授，兼任研究生处副处长。

主要作品：

《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

《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年8月。台北时代风云出版公司，2000年6月。

《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4月。台北立绪文化有限公司2000年3月。

2024.02

# 序：理解的同情

烽 宇

读这本书稿，我心头一直放松不开。  
是你的书让我这样，还是我自己走近  
苦难中的吴宓？  
以前不读你写的那些东西，俗，媚俗！  
吴宓代表着一类人，是时下话语中所  
谓的一个异数。

他有个人的精神追求、实际生活，这和  
社会上长期形成的格局——既定的生活状  
态下所形成的规范、秩序不相容。所以说，  
他在生活上注定是要扮演悲剧人物。

这种命运与性格交加的悲剧具有一定

的震撼力。

他也牺牲了很多。

他为了自己真诚的追求、虔诚的信念，也确实牺牲了很多。他和圆滑的世故的，所谓的精明人不一样。他不是所谓的识时务的俊杰。

吴宓作为一个在这社会上不成功的悲剧人物，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的真诚。

他的真诚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想要得到，就不顾一切地去要，去追求。

但实际上摆在他面前的却是种种不允许他得到的阻碍。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吴宓的人格的悲剧力量之所在。

吴宓的不幸是双重的。前一重的不幸是由他自己的性格、气质造成的；后一重不幸是那个扭曲的社会、政治形态强加给他的。

他和胡适不一样，胡适少年得志，基本上一直是处在得意洋洋之中。而吴宓却是在一桩接一桩的苦难之中。

你写的那些名人传记，使你成为另一类追星族。在胡适那春风得意中，我看到你的媚俗的神态。

如今这本书中，胡、吴比较，客观些了，但仍不脱你的所谓“文学现代化”的基本观念和“名人传记”中一些媚俗的客套。

吴宓是很不幸的一个人，对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他都感

到无奈。他的不幸，更叫人无奈。

你说他是犯了错误也罢，那谁不犯错？

精神上的追求是符合人性的，但现实生活却没有给他提供这个追求变成现实的可能。你说他怎么能不痛苦。

他没有采取俗人的生活方式。他的言论不在大众的主流话语里。吴宓到底错在什么地方，错在哪儿？

他没有按照凡夫俗子的生活标准去过他作为一个凡人的生活。而是采取一厢情愿、天真的属于吴宓个人世界的方式。

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是圣者的标准。按照自己给自己规定的超凡脱俗的只可能在理论上成立的圣者式的生活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实际上却如他自己所说，是饱受二马分道的车刑之苦。

你写的东西，触及到了吴宓的骨子里，给我们树立的既不是一种精雕细刻的塑像，也不是细工磨就的玩物。

通过你的这些并不细致的话语，近于冷漠、尖苛的言辞，传达出的却是一个气质逼人的形象。就是让人感到他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并在他身上折射出他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

对吴宓不能用世俗的标准来褒贬。

也许，他需要的就是这种理解。一种同情的理解，或是理解的同情。

对你的书说点儿感受，权当序言。

2000年3月2日

# 目 录

序:理解的同情 -----	1
1 “糊涂 men” -----	1
2 情种初长成 -----	7
3 父与子 -----	14
4 正当励志时 -----	19
5 忧患与解脱 -----	27
6 有志于报业 -----	31

7 七星聚会	39
8 仇视新文学革命	45
9 文学与报业的双重企求	55
10 对《学衡》的实际投入	61
11 吴宓与胡适的当面交锋	75
12 清华研究院主任	85
13 王国维之死	95
14 意乱情迷	106
15 媒人要往花轿里跳	111
16 内在冲突	115
17 理想的虚无	119
18 爱情的错位	126
19 虚伪的人文主义者	136
20 离 婚	142
21 感情生活上的浪漫主义者	149
22 痴情不改	158
23 “贾谊吊屈原”	169

24 和敌对者胡适相比	175
25 师徒之间	183
26 吴宓与浙江大学文学院	193
27 延宕江滨	199
28 蜀道难	208
29 “老房子着火”	218
30 老“现行反革命”	224
31 回家的路	230
跋：精神苦难的超然体验	239

# 1 “糊涂 men”

1894年8月20日，吴宓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安吴堡东门吴崇厚堂祖遗故宅。

人生之路，家庭起步。

吴氏为官宦人家，财力和官势使得吴宓的青少年时代有在陕、沪、京经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可能。这对于吴宓和他那一代的学人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底线。家庭无私的绝对给予，和吴宓生来的既有获得，是中国文化历史性延续和发展的可行轨迹，文化的历史传承，需要经济的支



吴宓 1913 年夏摄于北京，  
选自《吴宓日记》I

持和学术的自身积淀。因为有一个基本存在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清华学校时代的学子中几乎没有穷人。

吴宓生父吴建寅（1874—1949），称芷敬公，泾阳县学增生，肄业于味经书院。因商务而长期寓居上海。生母李孺人（1872—1895），在吴宓出生的第二年即病逝。吴宓对于生母的

声音笑貌、衣服礼容，以及行事待人，毫无记忆，也无法想象，为此，他引以为终身之恨。

吴宓的叔父吴建常（1876—1950），称仲旗公，泾阳县庠生（秀才），肄业于味经书院。1897 年，仲旗公在陕西乡试中被录为副贡生。少年得志，弯弓骑射，西出阳关，千里走单，欲在边塞建功立业。辛亥前后，仲旗公曾官至陕甘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

因芷敬公鳏居，1897 年，由祖母主持，吴宓出为仲旗公的继嗣。关于吴子城的生平，见本卷附录。

仲旗公的学问、修养、道德、行谊为吴宓所敬佩。其无时、无地不在野花烂漫处，受女人的爱戴，连壮年在沪涉足花柳场中，名妓争相求宠、致情的风流行为，也为吴宓所称道。吴宓惟独对他没有“早以女子之心理及恋爱之技术”传授给自

己，致使自己在情场追逐中多年失误，一错再错而抱怨。这是一位潇洒于官场和情场的文士，也是吴家几代所出的一个官人。是他培养了我们的传主，诗人吴宓教授。

吴宓之名是他在 1910 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

他本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星之一。1901 年，祖母杨太淑人决定为孙子改名，以破除不祥，增强体质。于是，请玉衡的姑丈，诗人陈伯澜（晚清举人，康有为门生）另取新名。这是吴家的大事，好酒好肉使主客如在节日之中，醉眼朦胧的姑丈在一张破纸片上写出“陀曼”二字，吴玉衡也就变成了吴陀曼。

1912 年春，清华学校因清廷倒台，民国改制而暂时休学，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北方“乡下人”吴陀曼，被一些小洋奴的子弟同学所讥笑，他们趁吴陀曼课间外出，便在黑板上写下了颇具讽刺意味的“糊涂 men”。待吴陀曼进门，教室里扬起一阵笑声。他莫名其妙地环视四周，方发现在同学们的笑声里，是把吴陀曼与黑板上的“糊涂 men”系连在一起。

于是，他决定以后在发表言论的场合，用“吴宓”，而不用“吴陀曼”。写诗发表文章时也用“雨生”、“雨僧”之名。

在遭到同学们的嘲弄之后，4 月 15 日下午的国文考试课上，教员庞先生忽然要为“吴陀曼”改名。

庞先生问，“陀曼”二字是否出自“曼陀罗”？

他回答，是。



庞先生说“曼陀罗”语出佛典，是名词译音，指的是“红莲花”。“曼陀”二字万不可前后倒置。

说罢，庞先生在试卷上把“吴陀曼”改成了“吴曼陀”。

课堂上，吴陀曼点头称是。但他心里嘀咕，这是祖母之命，姑丈所言，且得到全家人的同意，弟妹都以“曼”字排行，自己怎敢轻易改动？

所以，那个名为“吴宓”的诗人、教授，在以后的岁月里，不论走到哪里，他总是对人说起，他原名“吴陀曼”。

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吴宓结识了陈寅恪。陈研习梵文，曾当面向吴宓指出，“曼陀罗华”(Mandara)本是梵文名词译音，“曼陀”二字正如“威廉”、“亨利”，决不可颠倒为“廉威”、“利亨”。所以“陀曼”一名实在不通。

陈寅恪一语道破了“吴陀曼”的不通之处。

而这个“吴陀曼”也成了同学们的一种笑料。

“糊涂 men”，这虽是同学们偶然的一个玩笑，一句绝妙的讽刺，但对吴玉衡(吴陀曼)来说，却是不幸而被言中，像被命运捉弄一样。

他的一生异于常人，背时不幸，言行矛盾，可笑可悲，真的成了可笑之人。

别人说他是“糊涂 men”，事实上，他自己真的是不清楚，也不明智，一个具有极高才情的诗人、教授，却是在糊涂一世的苦情、花痴中度过的。

他对自己写照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他说，小事，如“今天上午出门不宜，恐有友来访”。于是，

他就在家等候，果然有客人到来。这时，他喜形于色，会向客人炫耀自己料事如神，已在家等候多时。

然而大事，如婚姻的合离，伤及妻子女儿，使骨肉情分如同陌生路人。痴追毛彦文，无缘无情，空余恨。如 1949 年 4 月不回清华大学，又离弃武汉大学而到重庆北碚，沦落到西南师范学院，虎落平阳，遭犬欺。他认为这些举动极端错误，而祸害久长。

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一杯糊糊涂涂状态中自我酿就的苦酒，相伴他走完回家的路。

事实上，“宓”义的“安静”，并没有给他带来心理上的宁静，他一生都在灵与肉、情与理、义与利的矛盾、冲突之中，在浪漫主义诗人与古典人文主义倡导者的内在对立之中。

吴宓 1915 年与《清华周刊》编辑部成员合影  
(二排右起第一人为吴宓)，选自《吴宓日记》I





人生的悲剧，一直在这名实不通的矛盾冲突之中，是宿命(天)?是社会(地)不公?还是性格(人)悲剧?他终生在探讨天、地、人三界的奥秘而不明。

他在 1930 年 8 月 31 日的日记中是这样总结自己前半生的：

回思半生事及遭遇，可概以数语：(一)我之多情而热心，忠厚诚挚，做事负责任，能牺牲，善为人谋，而不顾自己之权利、幸福、安乐——在所有之中国人中，未见有如我者。(二)我之用力多而成功少。(三)我但有工作而无享受，但有义务而无权利，但有勤劳而无快乐。(四)我决不负人，而人常负我，于大小公私事皆然。

呜呼，宓之痛苦，非人所知。人徒知宓离婚孤居、恋爱未成之苦；甚或知我委曲周到，离婚后仍一意帮助心一；热烈牺牲，倾情以向，而彦待我冷漠圆滑，我心实苦。……而不知对心对彦婚姻恋爱，仅是我生涯中之一大苦事。外此之苦事，如(1)天人学会；(2)《学衡》杂志；(3)对碧柳之友谊等，皆与我以极大之失望与痛苦，而有以异乎婚姻恋爱及个人生活者也。<sup>①</sup>

吴宓是相信神祇和天命的，他对自己虚实不符、情理矛盾、义利冲突也时常感到，而摆脱不掉，化解不开，协调不了。

苦啊，苦！

这是他的心声——絮叨、呻吟时发出的。

注释：①《吴宓日记》V 第 107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

## 2 情种初长成

仲旗公远在西北边关求功名，吴宓的实际生活还是由芷敬公及续弦雷孺人照料。大家庭中，原本难以相处的婆媳关系，如今又加入一重继母与子侄的无形屏障。于是，小吴宓便处于祖母杨太淑人卵翼般的特殊保护之中。

这对于吴宓来说，是一种最为恶劣的影响。

一个失去了原本所应有的正常的父母之爱，当然也就同时丧失了本应得自父母的管教。是子不能教，是玉不能琢。吴宓